

意大利建國三傑傳

註釋者序

數年來，我由研究各國民族國家创建的歷史，認識許多建國英雄的面目，我對這些人物，沒有成見——或且是由於本國歷史特殊的發展，或且是由於階級的動機——地，與以公平的估計。並計劃於「民族統一運動叢書」之外，再編輯一部「創建民族國家英雄傳記叢書」。在這麼多的建國英雄中，適應現階段我國的歷史環境，我有理由，介紹意大利的建國三傑。

我本想將所收集的材料，寫三傑的傳記。但爲着珍惜用血與淚寫成的作品，不能不拋棄我的念頭，借用梁啓超先生的著作。我不是同意梁氏對於意大利統一歷史的分析，我的主觀，認爲這部書極有助於民族主義的發揚。當頭像石敬瑭，肚獎馬克恩主義殘渣，尾巴像加里波的人，浮現於中國歷史舞台，配襯着秦檜式的丑角，將爲有四千餘年歷史的祖國，排演一齣悲劇時，梁啓超先生的這部作品，是具有振興民族精神的功用。也爲着這一原因，我註釋他。

從本書的文體及內容看來，多採自日文。因此內中人名及地名的譯文，凡遇生硬的地方都附以英文；關於史實敘述簡單不明或錯誤的地方，都附以補充及改正的註釋。從事這種工作的唯一希望，是使梁啓超先生的原著，在他的讀者面前，更加表現他的圓滿。

本書著者梁啓超先生(1873—1929)是近代中國史中偉大的思想家，當他被人們忘却

意大利建國三傑傳

的目前，我認爲印他的「意大利建國三傑傳」，具有無窮的意義；如果每個新中國的青年，能够認識梁啓超先生的面目，把「阿Q」的創造者重加以公平的估判，那對於中國歷史的推動，定有莫大的助力。

梁啓超先生逝世第十一週年紀念

鄭學稼序於復旦大學

發端

梁啓超曰：天下之盛德大業，孰有過於愛國者乎？真愛國者，國事以外，舉無足以介其心，故舍國事無嗜好，舍國事無希望，舍國事無憂患，舍國事無忿懣，舍國事無爭競，舍國事無歡欣。真愛國者，其視國事無所謂艱，無所謂險，無所謂不可爲，無所謂成，無所謂敗，無所謂已足。真愛國者，其所以行其愛之術者不必同，或以舌，或以血，或以筆，或以劍，或以機，前唱乎，而後唱喁，一善射而百決拾，有時或相歧相矛盾相嫉敵，而其所向之鵠，卒至于相成相濟，而罔不相合。梁啓超曰：今國於世界數十，其雄焉者不過十之一，彼其鼓之鑄之締造之歌舞之莊嚴之者，孰有不從一二愛國者之心之力之腦之舌之血之筆之劍之機而來哉？

意大利建國三傑傳

梁啓超曰：歐洲近數百年，其建國之歷史，可歌可泣可記載者，不一而足，其愛國之豪傑，爲吾生平所思所夢所崇拜者不一而足，而求其建國前之情狀，與吾中國今日如一轍者，莫如意大利；求其愛國者所志所事，可以爲今日之中國國民法者，莫如意大利之三傑。之三傑者，其地位各不同，其懷抱各不同，其才略各不同，其事業各不同，其結局各不同，而其所以使昔日之意大利，成爲今日之意大利者則無不同。無三傑，則無意大利。三傑缺一，猶無意大利。三傑以意大利爲父母爲性命，意大利亦以三傑爲父母爲性命。吁嗟乎危哉！今日之中國，其烏可無如三傑其人者？吁嗟乎危哉！今日之中國，夫安所得有如三傑其人者？吾寤而歎之，吾寤而言之，我國民其猶知愛國乎？雖其地

意大刊建國三傑傳

位相萬，其懷萬，其才略相萬，而萬其言，而萬其塗，而萬其策，而萬其業，其上焉者，亮無不可以爲三傑之一，其次焉者，亮無不可以爲三傑之一之一體。人人勉爲三傑之一，人人勉爲三傑之一之一體，則吾中國之傑出焉矣；則吾中國立焉矣。作意大利建國三傑傳。

第一節 三傑以前意大利之形勢及三傑之幼年

今之意大利，古之羅馬也。自般瑟（Romulus）西莎兒（Caesar）以來，以至阿卡士（Augustus）大帝之世，併吞歐羅巴，亞細亞，阿非利加之三大陸，而建一大帝國，爲宇宙文明之宗主者，非羅馬乎哉？當此之時，天下者羅馬之天下，於戲！何其盛也！何圖一旦爲北狄所蹂躪，日削月蹙，再輒於國族，一輒於西巴尼亞（Spain），四輒於法蘭西，五輒於日耳曼，迎新送舊，如老妓之款情郎，朝三暮四，如畜犬之依豪主，支離憔悴，年甚一年，直至十九世紀之初期，而山河破碎，益不可紀極。東縣於法，西隸於奧，中央夷於班（按即西班牙），意大利三字，僅爲地理上之名詞，而非政治上之名詞者，千餘年於茲矣。望加西士陷落之火燄，吟法馬之悼歌，薤露蒼涼，劫灰零落，昔人詩云：「卷中正有家山在，一片傷心畫不成」。嗟呼！哀莫哀於無國之民，後世讀史者，旁觀猶爲感慨，而況於身歷之者乎？寧復知十九世紀之下半紀，距今最近數十年之間，儼然一新造國，湧出於殘碑疊壘，荒殿寂寂之裏，泱泱然擁五十餘萬之精兵，二百六十餘艘之軍艦，六千餘英里之鐵路，十一餘萬方里之面積，二千九百餘萬同族之人民，內舉立憲之美政，外揚獨立之威烈，雪數十代祖宗之大恥，還二千餘年歷史之光榮，此亦革命家達士里阿所當瞑於九原，而大詩人但丁所當且感且泣，而始願不及者矣。嗚呼！誰實爲之，而克有此？

當十八世紀之末年，拿破崙（Napoleon）蹂躪意大利，其時意大利已支離滅裂，分爲

意大利建國三傑傳

十五小國（註一）。拿破崙鐵鞭一擊，合而為三，置之法政府督治之下。雖然，意大利後此之獨立，實拿破崙之賜也。拿破崙廢其小朝廷，鋤其家族，將封建積弊，一廓而掃之。以法國民法之自由精神，施行於其地，於是意大利心目中始知有所謂自由，有所謂統一，且對外反動，而知有所謂獨立。拿破崙實意大利之第一恩人也。萌芽初生，而牛羊牧之，蓋自拿破崙既敗，各國專制君相，會議於維也納，絕世奸雄梅特涅（Metternich）敢以『意大利不過地理上之名詞』（Italy was a geographical expression）一語，朝日張膽，以號於衆，於是盡復前者王族壓制之舊。卒意仍為若干小國，為外來種族波旁（Bourbon）家哈普士堡（Hapsburg）家等所分領，其王位為意大利人血族者，惟有撒丁尼亞（Sardinia）國王之一家而已（註二），而亦壓於羣雄，奄奄殘喘，蓋至是而意大利開無天日矣。時勢造英雄。嗚呼！時勢至此，豈猶未極耶？

（註一）時意大利分為下列各國：西西里（Sicily）王國、尼布士（Naples）王國、教皇領地、薩斯加尼（Sassari）大公國、姆登那（Modena）、盧加（Lucca）共和國、帕爾馬（Parma）公國、治那阿（Genoa）共和國、帕特門（Piedmont）、威尼斯（Venice）共和國、薩伏依（Savoy）公國，及撒的尼亞。就勢力的劃分而言，則佔有倫巴的（Lombardy）及威尼斯共和國，帕特門統治西北部，撒的尼亞及薩伏依，尼布士為波旁家，佔有南部，中央則由教皇，薩斯加尼大公，姆登那，帕爾馬及盧加各公爵統治之。

（註二）維也納會議後，意大利分裂為兩西西里王國，教皇領地，薩斯加尼大公

意大利建國三傑傳

國。倫巴威尼斯、撒的尼亞王國及姆登那。內中倫巴威尼斯爲哈普士博家所有，兩西西里則屬波旁家。

天不忍神聖之羅馬，恭然默然，長埋沒於腥風血雨之裏；天不忍數千萬文明堅忍之意大利民族，呻吟於他族異種一摘再摘之下。乃於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六月二十二日，誕育一靈傑於意大利之治那阿市，名曰瑪志尼（Giuseppe Mazzini），實怪傑拿破崙即意大利王位於米崙（Milan）之歲，而法國大革命後十有三年，拿破崙征服意大利將十年也。猶以爲未足，復於翌二年，即一千八百七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，更誕育一靈傑於意大利之尼士（Nice），名曰加里波的（Giuseppe Garibaldi）。猶以爲未足，復於翌三年即一千八百八十年，再誕育一靈傑於意大利之撒爾維亞（應爲撒的尼亞之焦林城——稼）名曰加富爾（Camillo Benso di Cavour）。自茲以往，而千年「家中」意大利遂蘇。

瑪志尼，註一，一士人子也，年十三入于市立大學，其時正去維也納會議後三年，法國革命之反動力大作，奧大利之壓力愈甚，而國日以益非。每讀前史，塊然若有所失。自茲以往，惟著深墨製之服以終其身，後有叩其故者，瑪曰：『吾當時亦不知其所以然，惟在群兒稠人歡笑難堪之中，自覺悲氣沉沉，而來襲心，使人哀使人老，噫嘻，吾其無國之民，吾其服國喪以終吾年！』掩淚歡場，悲歌闌下，多情多恨之英雄，大率然矣。年十七，既悉通諸學之奧，見識文章迴絕流俗。日者，侍母散步于治那阿之海岸，忽一巨人，面目深鰲，鬚髯如戟，頰長七尺，風采棱棱，飄然來前，脫帽而施禮曰：『願爲意大利之亡命人有所盡』。母則泫然，探懷中出若干金錢，搥一掬之淚，納諸巨

人破帽中。瑪志尼問母：「彼何爲者？」母曰：「此愛國男兒也，彼等欲救國，而事不成，離父母割妻子，流竄以至於此」。瑪志尼自聞茲言，如冷水澆背，心大感動，其犧牲一身以酬國民之志，實始於此。

（註一）瑪志尼生于治那阿市之維亞·洛美林那（Via Lonellina），父爲治那阿大學解剖學教授，思想及行爲屬民主主義者！母爲慈祥而有毅力之婦人。當六歲時，不可一世之拿破崙被放逐於厄爾巴（Elba）島，法蘭西再造共和。關於此種經歷，應成爲瑪氏家庭談話之資料。據史家所述，氏父極仰慕第一次法蘭西共和國，當專制橫行之秋，冒險于醫書後藏匿古侖特黨報紙，上述家庭環境，對於氏之後日共和思想極有關係。

氏年十六，專心研究醫學，志在繼父職業，但自第一次入手術室昏暈後，氏父知氏不適醫業，令入治那阿大學，改習法律。

加里波的（註一）舟人子也，性慷慨義烈，感物易哀，嫉不義如讐，喜鳴不平，爲人難，其所激感觸，趨義赴難，視生命如鴻毛也。日者游羅馬大都之廢墟，觀其大壁大門大伽藍，頹址半傾，丹青狼藉，低徊感慨，亡國之悲，勃鬱於胸中，而不能自禁。年末十五，已浩然有以國事爲已任之志。嘗語人曰：『余誓復我意大利，還我古羅馬』。自茲以往，吐棄一切，惟注精神於革命一事。

（註一）加里波的（Doménico Garibaldi）爲舟人子，長亦業操舟。母羅薩，拉芝那多（Rasimondo）賢慧，極爲氏晚年在其「回憶錄」中所贊美，氏富于同情心。依自

意 大 利 建 國 三 傑 傳

述，幼時玩蟋蟀，因折斷一足，獨哭數小時。八歲時，堂兄狩獵，見浣衣婦失足，即奮不顧身，泅水急救之。

加富爾（註一）撒的尼亞王族之一貴公子也。其出身既與彼二傑異，其少年之經歷亦自不同。始蓋一自倨不遜，矯矯無賴之惡少年也。年十歲，雖卒業於小學校，然更不悅學。日聚羣兒爲惡戲，既而欲爲軍人，入焦靈兵學校。自是始嚮學，研精測算，年十六卒業，擢爲測地官，雖然愛國之心未起也。爾後年齒漸長，誦古今之歷史，察現今之形勢，思爲國家有所盡力，而未得其下手之方法。然頗來往於治那阿諸地，與諸亡命相往來，呼吸自由之空氣，貴族之習性一變。

（註一）加富爾係帕特門貴族子，生于焦林城（Trento）。十歲入軍官學校。六年後（一八二六）以第一名畢業，被任爲工兵少尉。因發表自由主義思想，與保守的家庭發生裂痕。又與侍從的親王卡里乃諾（Prince of Carignano），即後日之阿爾拔（Albert）不睦。至阿爾拔承襲王位，他即辭去軍職，遊歷英法各國，結交當時政治家。一八五三年回焦林，從事農業，直至一八四七年不作政治活動。

第二節 瑪志尼創立「少年意大利」及上書撒的尼亞王

初意大利當十八世紀以前，已有哲學家文學家但丁（Dante）、麥耶仲爾（Machiavelli），荷士哥（Folce）等，微言永歎，大聲疾呼，以革新匡復之義，導其國民，流風漸播，於是有「加波拿里」黨（Carbonari）之設。加波拿里者，燒炭之義，實祕密革命之盟社也（註一）。當千八百二十年，事機迫於一髮，乃在意大利中央之尼布士及帕特門，倫巴的諸地，同時爆發（註二）。時瑪志尼十五歲，加里波的十三歲，加富爾十歲。然畢竟不成！首事者或死鋒鏑，或死圍圈，其餘以嫌疑流竄治那阿者，不可勝數。治那阿即瑪志尼之故鄉也。在意大利西南，為地中海濱一絕港。政府以此竄諸志士，竄者既多，而治那阿遂成為自由主義之中心點。瑪志尼所遇之巨人，即千八百二十年役中一無名之英雄也。

（註一）十九世紀初，燒炭黨創於尼布士，黨員為知識份子，貴族，中產階級及少數農民。他對外標榜意大利互助團（Itcomasori）的名義，而實際目的是建立立憲政體及驅逐野蠻入於意大利境外。的旗幟是紅黑藍三色——至一八一三年改為紅白綠三色。該黨初期所欲驅逐的「野蠻人」，就是法國人，當繆拉統治尼布士壓迫牠時，牠便幫助波旁的斐迪南傾覆繆拉，但斐迪南的統治，對牠所施的手段，更辣過繆拉。燒炭黨處這境況下，能够增大牠的實力，係斐迪南苛政的結果，後來牠的組織，遍佈全意，成為意大利唯一自由主義的政黨。

意大利建國三傑傳

(註二〇二八二〇年七月一日，青年騎兵軍官莫勒利(Morilli)等率隊進攻尼布士，燒炭黨領袖丕泊(Giuseppe Pepe)起而響應，斐迪南被迫于十五日下午諭「由于朕的自由意志」，願設立憲法，他就是革命黨人所要求之一八一一年的西牙憲法。西西里等地繼而盪起，惹怒了梅特涅，召集各國君主會議于來巴克(Lugano)。斐迪南應召參加，請奧兵入境靖難。翌年正月奧軍渡波(Trippe)河，四月大敗丕泊進入尼布士，迎斐迪南回國，取消憲法，懲治燒炭黨員。

當尼布士、西西里發生革命時，焦靈的燒炭黨員開風響應。維克多·英瑪努埃(Victor Emmanuel)退位，假定繼承人兼攝政查理·阿爾拔，瞞新王查理，費立克斯(Charles Felix)承認制憲，但新王返國，立即撕毀憲法，逐查理出境，藉奧國之助，狩獵燒炭黨人。

先是瑪志尼，以愛國熱血之所湧，思有所憑藉，乃投入加波拿里黨。既而察其內情，以為此黨之人，血氣有餘，而道心不足。當其瀝血淋漓，指天誓日，雖殫殫然薄雲霄而貫金石，一遇挫折，豁然豁然，前陷之壯懷盛氣銷磨盡矣。瑪志尼以為欲成大事者，不可不先養成收利鈍於度外，今日不成期以明日，今年不成，期以來年，如是乃至十年二十年百年數百年所不辭也。及身不成，期之於子，子猶不成，期之於孫，如是乃至曾孫玄孫來孫所不辭也。吾力不成，期諸吾友，吾友不成，期諸吾友之友，乃至吾黨不成，期諸他黨所不辭也。惟求行吾志，貫徹吾主義而已。瑪志尼以為，非有此等氣魄，此等識慮者，不足以言革命，不足以言天下事，而欲養成此氣魄，此識慮，不可不推本於

學力，不可不推本於道德。瑪志尼深察加波拿里黨之不足語於此也，於是脫離之，自組織一黨，名曰『少年意大利』(Young Italy) (註一)。

(註一) 瑪氏在大學肄業期間，與全市友人成立一學會，研究文學，政治學及倫理禁書，氏所嗜讀之書，依其自述爲聖經，但丁，拜倫，歌德及沙士比亞等之作品，但丁著作，影響氏之思想極大，關於人類大聯合，愛國主義，意大利與羅馬對世界前途之關係，意大利統一之信念，及長期爲善鬥爭所需之道德等，均來自但丁。當氏二十歲時，曾寫但丁之愛國主義(Dante's Patriotism)論文。拜倫在氏心目中爲現代英國大詩人，或爲現代全歐之詩翁。氏常贊美歌德，曾云『和他過了一天，將是一生最幸運的日子』，氏讀沙士比亞，不足享樂，而是尊重。沙翁在氏腦中，與歌德之地位相等。氏在文學領域內之研究，除上述諸文豪外，另有席勒(Schiller)，認爲是世界大戲劇家之一；英國作家：如雪萊(Shelley)，華茲浮斯(Wordsworth)，如司各德(Scott)等之著作，均曾博覽，現代法國文學，除普希(Heine)外，不大嗜讀。因爲氏不喜法蘭西浪漫主義之趨勢。本國文學家，氏所耽讀者爲亞爾斐里(Alfieri)及荷士哥。他讚美波蘭民族詩人米奇威茲(Mickiewicz)，譽爲『具有時代最大權威的詩人特性』。至於耳耳曼思想家如黑格爾(Hegel)康德(Kant)及費希特(Fichte)的著作，氏均涉覽，但對他影響最大的，却是現代人所遺忘的赫德爾(Herder)，由赫氏他得到人生的精神觀念，精神不死的信仰，人類進步及按上天之意而互相合作的理論，對於政論家，他博誦服祿特爾(Voltaire)及盧騷

(Rousseau) 的著作。他初期性近文學，後來認為處當時情況下，不能忽略政治。他就由文學出發，進入政治領域，參加當時的文藝論戰，他批評古典文學，指出浪漫文學有助於意大利青年的解放運動，但亦僅此而已，他將他的主張投於治那阿指事報 (Indicatore Genovese)，並由批判歷史文學著作，結交「般尼文托之戰」(Battaglia di Ravenna) 的作者羅拉齊 (Giarretti)。一年後 (一八二八) 該報被封，羅氏在雷根洪 (Reggio) 辦利佛尼指示報 (Indicatore Livornese) 招氏投稿，他草「論歐羅巴文學的幾個趨勢」一文，指摘浪漫文學之弱點，該報發行一年餘，亦因帶政治色彩而夭折。氏遂與羅氏分開，十九年後方再會面。氏於文學外，參加盧菲尼 (Giovanni Fubini) 所組織的加波拿里黨，曾努力使達斯加尼及波倫亞 (Bologna) 的組織，與治那阿帕特門發生聯繫，以研究但丁著作為名，要求赴波倫亞的護照，被警參阻止而不果行。迨一八三〇年法國七月革命發生，全歐自由主義者乘機活動，氏在加波拿里的工作，被秘密警察偵知，遂被捕。焦林上院 (Senate of Turin) 組織一委員會審判該案，因缺乏証據，暫囚于薩文那 (Savona) 砲台，五月後判決放逐國外，除父母外，他人不得會見。一八三一年五月，氏辭別父母，經薩伏依，住居日內瓦 (Ginevra)，在該地他結交西斯蒙第 (Simondti)，並參加里昂的意大利亡人會。

千八百三十年，法國第二革命起，時瑪志尼二十五歲，加里波的二十三歲，加富爾二十歲也。風潮所簸，影響遍及。一加波拿里黨，復揚其餘燼，蜂起于各郡國(註一)

奧國移兵剿洗，瞬息勘定，而瑪志尼爲偵吏所賣，逮繫獄中者六月，僅減死一等，見放於意大利境外。

(註一) 一八三一年二月，即在瑪氏釋放時，加波拿里黨人在姆登那起義，不久革命浪潮，延及帕爾馬及教皇領地羅馬那 (Rome)，三星期內，教皇領地大部分被解放，革命軍進迫羅馬，革命黨首領自知推倒教皇及小公國甚易，而難於抵抗奧大利之進攻，遂求救于法。時路易菲力普 (Louis Philippe) 政府，恐民族獨立會轉變爲革命運動，危及他的皇位，遂背棄前此與該加波拿里黨所訂的諾言，宣稱不干涉。梅特涅政府知菲力普用意，決進兵意大利，撲滅革命，當加波拿里人統治期間之政綱，後來瑪氏批判牠，既不是民族主義的，又不是民主的，此種設施，大失人心；同時革命領袖，又恐失歡于法，努力消弭人民的武裝反抗，結果自趨失敗，瑪氏有鑒于此，認定此後革命的任務，落在有熱忱勇敢的青年肩膊上，即落在『那些革命藝術家，亦即人民與青年』的肩膊上。本這主張，他另創立『少年意大利』(Young Italy)。

一千八百三十一年，撒的尼亞前王死，其從弟查理·阿爾拔 (Charles Albert) 嗣立(註一)。阿爾拔著號稱近世最英仁之主。夙懷恢復意大利之志，而曾加盟於加波拿里黨之人也。時瑪志尼越在法國，聞之大喜，乃上書於阿爾拔曰：

『某死罪，上書於所愛之撒的尼亞王阿爾拔殿下。越在海外，逸聞我王繼體主社稷，誠歡誠抃。雖然，王其念之。民欲爲新意大利最初之一大偉人。惟今日。欲爲舊』

意大利建國三傑傳

意大利最後之一民賊，亦惟今日。我意大利人民，其非可以姑息敷衍因循以鎮撫之也，非一日矣。彼等於數百年來求而不得之民權，今也認之已真，望之已渴。彼等愛法律，愛自由，愛獨立，愛統一，然而上被裁斷，外被阻絕，中彼壓抑，跼天蹐地，無所告訴。今也國不知何在，家不知何附，身不知何存，外人之遊其國者，字之曰「奴隸之國」，接其人者，諛之曰「已死之人」。彼等有血氣，有鬚眉，習聞此言，寧爲木石。彼等吞聲忍恨，欲奴隸之危者，已數十世。自今以往，誓以此身，與此危俱碎矣。王乎，王乎！今意大利之國民，無不額手延頸企踵傾耳拭目以待命於殿下者，願實絲爲殿下綏作「自由獨立統一」三字於旗上，願殿下自進而立於國民之馬首，爲民權之倡導者保護者，爲全意大利之建設者革新者，舉數千萬之同胞，出之於野蠻外族之手，而還我太平。王如有意乎，吾儕不才，願捧其身命以待王之驅策，集意大利散漫之諸州，而致諸王之麾下，以舌以劍而爲王服犬馬奔走之役。民困不可久也，時會不可失也，惟大王圖之。

阿爾拔固素知瑪志尼者，良敬其爲人，雖然以羽毛未豐，不可高飛，深慮瑪志尼之輕率，以害大局也，又不欲自居熾震之地也，得其手書，曾不致答，反下嚴命曰：「瑪志尼若越境復入于意大利，則直捕縛之。」雖然，一人之王，充耳其如響，數百萬之國民，傾耳其如雷。此命一下，全國失望，相率而入于「少年意大利」者，以數千百計。瑪志尼亦爲愛國志士之中心點矣。

（註一）一八三一年四月二十七日，查理，費立克斯逝世。查理，阿爾拔繼位，因爲他在

大 意 利 建 國 三 傳

一八二〇年的設施，執位後頗負人望。但他却是這樣的人物：『他是諸矛盾方面的極好運繫人，有時是一個宗教和政治上的迷信者和反動派，但有時又是這兩方面的自由主義者，進步主義者。有時表現得像一個有力而堅定的人物，但有時却又似乎是一個可憐的怯弱者，他是一個宗教的神秘家，終身穿着一件髮織的貼身襯衣，說是藉以抑制肉慾的，同時却終身爲了一個超感覺的良心而受着苦痛，這良心使他爲恐懼和悔恨而苦惱，他是一個殘酷，冷峻而又羞怯的傢伙。極少朋友，而亦從不曾獲得過人民的愛戴，或是贊美』。（馬克勒蘭著『近代意大利史』商務版十七頁）

「少年意大利」之所以異於「加波拿里」者，何也？彼蓋消極主義，而此則積極主義也。彼等惡官吏，惡虐政，誓與當時之小政府不兩立，雖然彼等有破壞而無建設者也。瑪志尼不憚破壞，然以爲破壞也者，爲建設而破壞，非爲破壞而破壞。使爲破壞而破壞，則何取乎破壞？且亦將並破壞之業而不能就也。「少年意大利」之目的，實在於此，此亦可見我絕代佳人瑪志尼者，非可與彼蠻態橫暴之無政府主義同類而並觀矣。瑪志尼嘗言：『革命者，國民之天職也，是根于「爲國民」(For People)「由國民」(By People)之兩大義而來者也(註一)。以故，吾輩舍此之外無學術，舍此之外無宗教，舍此之外無性情』。

(註一)按西哲言政治者，有三名言最簡而最精，曰 Of people 曰 For People 曰 By People。第一義謂國者人民之國也，第二義謂國政者爲人民而立者也，第三義謂國事者當由民自處置也，政治之精理，此三義盡之矣，若君主專制政體，無論施